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後冷戰時期的瑞典

doi:10.30390/ISC.199207_31(7).0002

問題與研究, 31(7), 1992

Wenti Yu Yanjiu, 31(7), 1992

作者/Author：蘇秀法

頁數/Page：24-3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2/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207_31\(7\).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207_31(7).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後冷戰時期的瑞典

蘇秀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組召集人）

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九一年的五十九年中，瑞典社民黨執政前後長達五十三年之久，把瑞典從一個農業窮國躍升到高度工業化社會的王座，創造了舉世稱羨的「瑞典模式」。

瑞典人自出生之日開始，從「搖籃到墳墓」的一切問題如醫療、教育、工作、休假、失業救濟、退休給付等，幾乎全由政府妥善安排。由於因應福利社會需要的費用十分龐大，政府必須依賴重稅政策支撐，使瑞典一直高踞世界高稅國家的榜首，壓力沈重。八十年代開始，瑞典經濟出現病態：成長停滯，投資意願低落，預算赤字年上升，通貨膨脹，工資高漲及資金外流等負面現象。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大選結果，社民黨及其左翼聯盟遭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挫敗，總理卡爾森辭職。保守黨、自由黨、中央黨及基督教民主黨組成四黨聯合政府，對福利社會制度做全面性的檢討，擬定多項改革措施。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近年來已成為朝野一致的目標，更是企業家視為瑞典經濟起死回生不可或缺的條件。瑞典在緊守「平時不結盟，戰時嚴守中立」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下，以不結盟國家身段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因其地理位置遠處北歐，又與蘇聯僅一水之隔，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始終維持強大的國防力量。如今蘇聯解體，歐洲局勢發生巨大變化，新總理畢爾特認為傳統的「中立」政策已不足說明後冷戰時期瑞典外交和安

全政策的特點，在對外關係上，應該打破過去置身世外的作風，主動向歐洲伸出友誼之手。

「瑞典模式」

社會民主主義的「瑞典模式」(Swedish Model of Society)在東西冷戰時代曾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外的另一個選擇，即所謂「第三條路」，^①成爲一些對平等社會嚮往者的一種理想制度。

在蘇聯共產帝國崩潰，東歐各國紛起爭取政治民主浪潮下，「瑞典模式」又成爲獨立國協和東歐各國急欲仿效的對象。長期生活在共黨統治世界下的人，一旦對共產主義的幻想破滅，很自然地會大力讚揚「瑞典模式」，但却常常忽略促進瑞典經濟成長的私人企業和市場經濟制度。這些國家欲仿效「瑞典模式」，在客觀因素上都不可能成功，因爲其經濟發展都沒有達到瑞典經濟成長的規模，而且差距仍然很大。瑞典國民所得一九八九年爲美金兩萬一千六百元。^②

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九一年的五十九年中，瑞典社會民主黨(Social-Democrate 以下簡稱社民黨)除了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二年六年外，不是一黨執政就是和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前後長達五十三年之久，在時間上，打破義大利基民黨和日本自民黨戰後長期執政的紀錄。

在社民黨長期執政的瑞典，最令舉世稱道的成就即是創造了福利國家的「瑞典模式」。瑞典人出生之後，從「搖籃到墳墓」一切問題，幾全由政府妥善安排。

「瑞典模式」的成功，首先是這個模式建立在社會民主制度的基礎之上。社會福利的範圍幾乎無所不在，如全民醫療保險、義務教育、合理的失業救濟和退休給付、寬裕的休假補助和普及而又完善的兒童照顧等，幾乎全由政府免費提供。^③

由於瑞典社會民主制度的成功發展和福利社會高效率的推行，其中蘊涵「社會平等」和「經濟平等」的觀念，瑞典社會得以在不分人種、膚色、職業和階級差異下，同享社會民主制度的保障，構成「瑞典模式」的特徵之一。

「瑞典模式」成功的另一個特徵是勞資雙方在三〇年代達成的所謂「歷史性妥協」。長時期來，瑞典勞資關係和諧，合作無間，徹底排除了其他西方工業國家不時出現的亂象，如勞資紛爭，罷工罷市，同時更保障了瑞典人力市場的充分就業。瑞典設有「全國人力市場委員會」，由政府、勞方及資方共同管理、處理失業救濟、就業輔導、職業訓練以及擬議工資調整。

④瑞典資源豐富，社會祥和而又遠離國際是非之地，在和平環境中長期經營累積之下，達成高度的經濟成長。事實上，「瑞典模式」的成功和瑞典「福利社會」的建立，不是瑞典經濟成長的「因」，而是經濟成長的「果」。瑞典經濟運作能有高度成長也要歸功於奠基在自由市場的體制之上。

註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L. H. T.), July 18, 1991, p. 8.

註② Matthew Cossolotto, *The Almanac of Transatlantic Politics 1991~92*, Brassey's (US) Inc., 1991, p. 312.

註③ 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年九月十八日，第二版。

註④ 歐洲日報(巴黎)，一九九〇年三月卅一日，第二版。

「福利社會」與重稅壓力

瑞典社民黨成立於一八八九年，現有黨員逾一百萬人，約佔瑞典人口的八分之一。^⑤社民黨在五十二年執政期間，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經濟高度發展，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中苦心經營，使瑞典從一個貧窮農業國家躍登享譽世界「福利國家」的王座。

瑞典「福利社會」傲人之處，有世界級水準的工業，有處處清明潔淨的環境，城鄉看不見窮人，更沒有所謂貧民窟的存在。^⑥過去二十年中，瑞典失業人口從未超過百分之二點九，全國百分之八十婦女投入各行各業，在上屆國會三四九席中，婦女議員佔百分之三十八。^⑦約有半數家庭中成員之一擁有一幢度假別墅，瑞典人每年享有五個星期加兩天的假期，特別值得稱道的是瑞典兒童受到的照顧，也是其他國家望塵不及的。

但在福利社會政策之下，因應費用龐大，近年總支出已逼近瑞典全國總產值的三分之一。^⑧社民黨政府始終無法脫離依賴高稅政策的陰影。一九八八年瑞典徵收綜合所得稅高達百分之五十五，一九八九年升至百分之五十六，目前再升為百分之五十七，稍後曾一度刪減為百分之三十，但增值稅却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三，^⑨瑞典一直高踞世界各國高稅率的榜首。

在高稅政策重壓下，實施福利社會的瑞典出現兩種不健康現象：「全能主義」和「平均主義」。^⑩

「全能主義」的後果是政府權力日漸龐大及行政官僚化；「平均主義」的後果則是以「結果均等」替代了「機會均等」，使創造性的勞動成果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造成一般人多安於現狀而不求進取。例如請病假的人可從國家醫療保險部門領取生活補助，以致請病假不去上班的人數大增，迫使很多服務業陷入半癱瘓的困境，甚至迫使醫院在夏季假期中不得不關閉病房。「平均主義」阻塞了人民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精神的發揮，連帶影響到生產力的無法擴增，經濟成長停滯不前。

註⑤ 同註②。

註⑥ I. H. T., Sept. 14~15, 1991, p. 5.

註⑦ 自立早報（台北），民國八十年七月六日，第十版。

註⑧ 同註③。

註⑨ 同註⑥。

註⑩ 同註④。

瑞典經濟成長停滯不前的另外兩個因素，一是工資高漲，再是通貨膨脹。一九九〇年瑞典工資上漲百分之七點五，通貨膨脹率超過百分之十，據估計瑞典今（一九九二）年通貨膨脹率仍將高於百分之九，超過歐體國家平均通貨膨脹率百分之五點五。①工資上漲，成本也高了，嚴重打擊到在瑞典經濟成長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外銷工業。一九九一年瑞典企業關閉多達一萬九千家，政府負債六千八百九十九億克朗（Krona），約折一千二百卅六億美元。

根據瑞典工商協會一九九一年歲末的調查估計，一九九二年瑞典國民生產總值將下降百分之一點四，投資將減少百分之七點四。除芬蘭外，瑞典是西歐工業國家中工業生產力下降最嚴重的國家，瑞典的進出口也將分別減少百分之五點四及百分之二點六。

瑞典經濟困境固然受到國際經濟情勢的影響，但關鍵仍在國內，近二十年來，瑞典出現過三次經濟危機，突顯出很多缺點。長期以來，瑞典經濟政策的目標在保障國民充分就業，維持低的通貨膨脹和高速度的成長，並以稅率為工具平衡社會貧富之間的差距。但因應紛至沓來的福利需要，政府必需不斷擴大公共支出，預算赤字年年上升，最後祇有大舉借債紓解。在最近二十年中，瑞典的經濟成長始終追不上其他西歐工業國家的速度。

八十年代起，瑞典經濟和社會出現的病態和消極作用日益顯著，的確使社民黨頭痛，忙亂了脚步。社民黨的經社政策既失去左翼聯盟的支持，也給予右翼政黨攻擊的口實，更激起廣大中產階級的憤怒，指責政府一味強迫人民繳納高於所有西方國家的重稅而仍然無法改善經濟長期低迷的情況。這些不滿的聲音終於導致社民黨在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大選中的挫敗。

一九九一年的大選

瑞典社民黨締造舉世聞名的「瑞典模式」，在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大選中失敗後已告落幕，這不僅象徵社會民主主義的式微，也對蘇聯解體後的獨立國協以及東歐轉型的社會主義政黨更不啻是一記沉重的打擊。社民黨也確曾有意在適當時期將「瑞典模式」移植到東歐新興的民主國家，但大選後一切都時不我予。

瑞典在這次大選之前，國會有三四九席和六個政黨：社民黨、左翼黨（前共黨）、保守黨、自由黨、中央黨和綠黨。這些政黨依意識形態不同又分成兩個政黨集團，一是「非社會主義政黨集團」，包括中間及右翼政黨，被左派稱為「資產階級政黨集團」；另一是「社會主義政黨集團」，包括各左派政黨，又稱為「左派政黨集團」。

註① 同註⑥。

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一年瑞典各政黨國會席次比較表

這次選舉結果，一九八八年始進入國會的綠黨僅得票百分之三點四，未能跨過百分之四的門檻，被摒除於國會門外。但基督教民主黨和新民主黨則分別以百分之七點三及百分之六點六第一次進入國會。現在的瑞典國會共有七個政黨，改變了瑞典的政治面貌。¹²

社民黨在過去選舉中得票率都為百分之四十以上，而在這次選舉中僅得票百分之三十七點七，雖仍為第一大黨，但在國會中的席次已由上次的一百五十六席，減為一百三十八席，加上左翼黨的十七席，總共為一百五十五席，距離過半數尚差二十席，「社會主義政黨集團」淪為少數。

「非社會主義政黨集團」的五個中間偏右政黨的得票率分別為保守黨百分之二十一點七，獲國會席位七十九席，自由黨百分之九點二，獲三十四席；中央黨百分之八，獲二十九席；基督教民主黨百分之七點三，獲二十七席；及新民主黨百分之六點六，獲二十五席。以上五黨在國會席位共為一百九十四席。比「社會主義政黨集團」多三十九席。（詳見附表）

社民黨的挫敗，主要是因為大部分社會改革方案已由非社會主義政黨的中央黨及自由黨甚至保守黨先後提出，社民黨及其左翼聯盟已不再是「瑞典模式」的唯一設計者。自從若干時期以來，當瑞典人在談到社會正義時，認為「瑞典模式」的一些措施已經被社民黨人自行放棄。¹⁴

名	稱	一九八八年 國會席次	一九九一年 國會席次	增減席次
保守黨 (Conservateur)		六四席	七九席	增一五席
自由黨 (Libéral)		四四席	三四席	減一〇席
中央黨 (Centre)		四二席	二九席	減一三席
基督教民主黨 (Chrétien - démocratie)		〇席	二七席	增二七席
新民主黨 (Nouvelle Démocratie)		〇席	二五席	增二五席
社會民主黨 (Social - démocratie)		一五六席	一三八席	減一八席
左翼黨 (Gauche)		二二席	一七席	減四席
綠黨 (Vert)		二〇席	〇席	減二〇席
		共197席	共155席	
		共152席	共194席	

¹³

註¹² Le Monde, 17 sept. 1991, p. 4.

註¹³ 同註¹²。

註¹⁴ Le Monde, 17 sept. 1991, p. 1.

其次，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百分之四十的瑞典選民習慣性地把票投給社民黨，勿寧是對當時一個具有安定功能務實政黨的信任，並非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一九九一年大選結果顯示，瑞典人的興趣已不再是集體解決社會問題，而是要求有自己選擇、少受政府干預的生活。保守黨黨魁畢爾特（Carl Bildt）指出，九月大選明顯地表示出瑞典人民渴望從處處受到約制而缺乏彈性和動力的社會中獲得改變的強烈意願。¹⁵

社民黨總理卡爾森（Ingvar Carlsson）認為蘇聯八月政變的失敗以及政變後一連串的巨大變化，確實打亂了社民黨的競選策略，也使瑞典一般選民感到震撼而改變投票立場。

在二十世紀當共產主義勢力膨脹到達高峰時，社會民主主義成了對抗共產主義的一幅鮮明旗幟。隨著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沒落解體，以及從一九九一年的瑞典大選、一九九二年法國地方選舉、義大利大選和英國大選的趨向看，社會民主主義已聲光不再，或許有一天也會成爲一個歷史名詞。

畢爾特少數聯合政府及其經濟革新政策

大選後第二天，九月十六日，社民黨總理卡爾森宣佈辭職，依瑞典憲法規定由國會議長約見保守黨黨魁畢爾特請其試組新閣。在新政府組成前，國會議長請卡爾森負責看守政府。

經過十七天冗長的談判、折衷、妥協之後，瑞典保守黨黨魁畢爾特和中央黨、自由黨及基督教民主黨組成四黨少數聯合政府，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四日經國會信任投票後宣佈成立。投票結果爲一六三票對一四七票（另二三票棄權）通過。¹⁶四黨投的信任票較社民黨及其左翼聯盟投的不信任票僅多十六票。棄權則來自新民主黨，該黨投票時解釋其棄權立場是：「我們對一個尚未宣示施政政策的政府及其總理無法投贊成票或反對票」。¹⁷

瑞典的新民主黨在大選前七個月方始創立，首次參加競選即獲百分之六點六選票和國會二十五個席位。由於新民主黨政策較爲激進，曾公開反對外國移民和援助第三世界，引起自由黨和中央黨的強烈不滿，在競選時即曾表示將不與新民主黨共同組織聯合政府，如其參加則不惜以退出作爲抵制。

畢爾特的四黨聯合政府在三四九席的國會中僅有一六九席，未達半數，今後聯合政府能否安定持續，則有賴於在國會擁

¹⁵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 18, 1991, p. 4.

¹⁶ *Le Monde*, 5 oct. 1991, p. 4.

¹⁷ *Japan Times*, Oct. 5, 1991, p. 5.

有二十五個席位，並未參加聯合政府，但具舉足輕重的新民主黨之善意支持。

新政府總理畢爾特年僅四十二歲，出身官宦世家，其曾祖父季里斯畢爾特（Gellis Bildt）於一八八八年至一八八九年曾任瑞典總理。¹⁸畢爾特終能克服各個政黨之間歧見，成功地組成被左翼稱之為「非社會主義政黨集團」政府，頗令觀察家驚奇，但今後三年內，基礎薄弱的四黨少數聯合政府，仍需要高度的政治手腕，才能維繫平衡和穩定。

畢爾特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強調商業誘因以刺激復甦，重享高成長美景為主要目標。其經濟改革方案為減低各項稅率，允許合作社可由私營企業加入競爭，採行革命性的醫療及教育條款等。瑞典今（一九九二）年預算仍有巨額赤字，新政府一時無法大規模厲行減稅，祇能對若干項稅率開始作適當調整，但公共部門的支出將立即予以刪減，預計每年可節省一百五十億克朗；約折合美金二十五億元。減稅項目主要包括薪資所得稅、資本利得稅及遺產繼承稅。瑞典遺產繼承稅高達百分之六十分之一證券交易稅，這項證交稅迫使多項正常交易從瑞典轉移到國際金融中心的倫敦和紐約等地；此外，對耗去瑞典生產總值百分之五十七的各項福利花費必須大幅削減；現行的百分之二十三的增值稅可望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瑞典加入歐體時降為百分之十八。¹⁹

在經濟革新政策上，新政府將對某些企業的管制完全解除，或放寬管制尺度，如取消外國人在瑞典證券及財產所有權的限制，並允許外國財團自由收購瑞典公司等；一九八四年社民黨政府為籌措財稅互助基金設立的瑞典「薪資所得者基金」組織，在八十年代曾是瑞典各個政黨正反兩方的論戰焦點，新政府以這個組織在調節工資方面多年來鮮具成效，決定予以裁撤。²⁰

瑞典目前正陷於低迷的經濟和大量失業的困境之中，這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內尚難看出顯著的成效，但新政府深信約在五年期內，瑞典將呈現一個嶄新的面貌。

瑞典人有三代是在優裕的福利社會條件下生活成長，目前畢爾特政府倡導的改革將會影響既得利益者好處，可能遭遇的對抗恐所難免。

註¹⁸ 同註¹⁷。

註¹⁹ *Le Monde*, 6~7 oct. 1991, p. 4.

註²⁰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7, 1991, p. A9B.

轉變中的瑞典外交動向

瑞典傳統的外交政策是緊守「平時決不結盟，戰時嚴守中立」的基本原則。²¹瑞典以不結盟國家身段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但以其地理位置遠處北歐，又與蘇聯僅一水之隔，為維護自身安全，發展出一套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瑞典在強權操縱的國際舞台上，努力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避免刺激任何一方以保持平衡關係。

瑞典是中立國，但保持中立而不受侵犯以及要別國尊重她的中立地位，都不能紙上談兵，最可靠的保障必須自身擁有強大的國防力量，嚇阻假想敵人使其知難而退。在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瑞典倖得置身局外，遠離戰禍，埋頭於經濟建設，並獲致高度的成就。瑞典人口雖祇八百六十萬，但已建立起歐洲任何小國尚未能建立的強大國防力量，備受世界各國的重視。

以領土面積講，瑞典是歐洲大國之一，全國面積四十四萬九千八百平方公里，凌駕英國或義大利，甚至統一後的德國，而是僅次於俄羅斯、烏克蘭、法國和西班牙的歐洲第五大國。²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瑞典及其北歐鄰國一直把歐洲看作是另外一個世界，認為歐洲的未來無法預測，危機四伏。瑞典社民黨曾驕傲瑞典社會是優越社會型態代表，歐洲大陸祇是充滿混亂和不安的地區。²³

由於蘇聯共產帝國解體，紅軍威脅減輕，以及本身經濟成長萎縮而好景不再，和歐體整合脚步加快等一連串變化，瑞典感悟到過去封閉式獨善其身的做法已不合當前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現實，在外交政策上必須重作調整，改弦易轍。

第一步就是主動向歐洲伸出友誼之手——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申請加入歐體案係由前社民黨總理卡爾森開始，時為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由荷蘭代表輪值歐洲共同體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Ministers）的主席，瑞典申請儀式在位於卡舒斯（Catshuis）的荷蘭總理官舍舉行。卡爾森在遞交入會申請函之後表示，冷戰結束，東西方緊張局勢已趨和緩，目前應告訴瑞典人，瑞典之申請加入歐體，將不會影響其傳統的中立立場。卡爾森的談話引起歐洲若干政界人士的憤怒，認為瑞典的「中立」政策和正在走向政治聯盟的歐體兩者之間無法調和並存。²⁴

註²¹ 請參閱蘇秀法，「芬蘭化」與「丹麥化」陰影下的歐洲，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六年五月，第一一〇頁。

註²² 同註²¹。

註²³ I. H. T., Feb. 24, 1992, p. 2.

註²⁴ I. H. T., Nov. 20, 1991, p. 15.

歐體執行委員會 (Commission) 主席戴洛 (Jacques Delors) 在同一天記者會上對「中立」觀念提出警告：瑞典兩百年來的中立政策對其申請加入歐體勢將構成阻礙。戴洛說，「除非歐體對各個中立國的加入都摒棄遵守共同防禦政策的要求，但顯然目前尚無此一準備。」²⁵

在瑞典，「中立」這個詞彙向被視為具有神聖性，縱令有人對「中立」有所懷疑，不會也不敢公然高聲說出。過去，從政者如對「中立」稍有保留，那將是其政治生命終結的信號。²⁶

瑞典申請加入歐體案，真正關鍵所在仍是她的「中立政策」，歐體若干國家希望在瑞典和其他中立國獲准加入之前，就儘可能將歐體的共同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加以落實。關於歐體共同外交政策及安全政策問題之如何落實，事實上目前仍有爭議，尚未完全塵埃落定。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九、十兩日在荷蘭馬斯特里赫 (Maastricht) 舉行的歐體十二國高峰會議中，由於英國、荷蘭等國反對任何可能傷害北約組織功能和困擾美國行動的決定，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在簽署的條約中僅提到未來共同安全政策的遠景。

瑞典保守黨黨魁畢爾特出任四黨聯合政府總理後，其外交政策繼續前社民黨政府申請加入歐體的決定，並在年終談話中表示，「中立的旗幟已不足表現瑞典當前外交及國防政策的歐洲特點」；又稱：「瑞典的外交走向應具有特色，但不妨礙瑞典保衛其領土完整的獨立國防運作。」²⁷

「對歐洲承諾」是今天瑞典外交政策中的一個新的項目，但問題核心仍是瑞典不願受軍事聯盟的約束。畢爾特確信「北歐有一個國防武力相對強大而足以構成該地區屏障的國家，對彼此都有好處」。²⁸

瑞典之急欲加入歐體是朝野年來共同追求的目標，也是企業界殷切期望達成的大事，認為瑞典加入歐體是企業界生存發展不可或缺條件，期待在一九九五年之前大功告成。畢爾特認為祇要歐體決定談判日期，雙方對經濟問題爭議點不多，必能迅速而順利地達成協議。關於瑞典中立國地位問題，畢爾特了解瑞典成為歐體會員國後應盡的義務，曾特別「清晰地」暗示：「瑞典外交和安全政策在變動中的歐洲自將隨之變動。」²⁹

²⁵ *China News*, July 3, 1991, p. 6.

²⁶ John C. Ausland, *Neutrality - A Double Edged Sword, Nordic Countri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estview Press / Boulder and London, 1986, p. 151.

²⁷ 歐洲日報 (巴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卅一日，第四版轉載 *Le Monde*, 28 Dec. 1991 電訊。

²⁸ 同註²⁷。

²⁹ 同註²⁸。

瑞典新政府於去年十月初組成，十月底歐洲共同體和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 EFTA)討論成立「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 - EEA)達成協議，今年五月二日「歐洲經濟區」協定在葡萄牙奧波多市(Oporto)正式簽署。包括瑞典在內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有七國，加上歐體十二國共十九國。十九國人口共三億八千萬，總貿易額佔全世界百分之四十三。^②「歐洲經濟區」協定的簽署，將建立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也將是新歐洲的一個安定因素。這項協定尚待簽約各國議會及歐洲議會的批准，可望於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和歐體單一市場的成立同日生效。瑞士則另須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加入。

瑞典保守黨領導的聯合政府對「歐洲經濟區」協定曾給予積極的回應，認為這項協定有助於瑞典早日成爲歐體會員國的實現。由於內外情勢所趨，新總理畢爾特已揚棄「置身歐洲世界之外，獨善其身」的立場，主張當前的瑞典外交政策應該具有「歐洲」特色。

結 語

瑞典社民黨自一九三二年執政以後，各次大選的得票率都在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之間。一九七六年才因四個反對黨的聯手而初嚐敗績，而非社會主義政黨集團組成聯合政府，但是六年之後——一九八二年社民黨再度掌權，但須依賴共產黨或綠黨或兩者共同支持方能穩定。直到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大選，社民黨及其左翼聯盟遭到有史以來的最大挫敗，雖仍爲瑞典最大政黨，但失去了政權。

社民黨在長達五十三年的執政期間，創造了舉世稱羨的瑞典式福利社會模式，但面對經濟衰退，政府支應社會福利的龐大費用已日益感到難以爲繼的窘境。瑞典著名的工業如鋼鐵工業、造船工業相繼關閉，瑞典幣克朗雖在一九八八年貶值，而產品競爭力則不見提升。人民因賦稅過重，造成工作意願低落，罷工次數頻仍，生產力日漸萎縮，服務業不足，房荒問題嚴重，約有三分之一的托兒所政府財力無法繼續維持。

瑞典人在長期福利社會制度下，養成國家應該免費照顧國民一切所需的習慣，政府職能及規模也因之不斷擴大，造成「大政府」現象，由於經濟成長停滯，政府施政祇有在「赤字預算」下進行。

以國民所得講，瑞典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首都斯德哥爾摩是世界高級跑車「保時捷」(Porsche)密度最高

註② Europe, Dec. 1991, p. 17.

的城市，但瑞典人的儲蓄率却名列世界最低國家之一。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已不再被世人看作是一個無可爭議的模式，這一現象在一九八〇年代已經凸顯。

一九九一年瑞典大選結果，不僅是社民黨五十三年執政局面的結束，也是瑞典人對「瑞典模式」認同時代的告終。「非社會主義政黨集團」組成的新政府，在經濟上降低稅率、削減公共支出、放寬管制、刺激生產；在外交上一改其傳統的僻處北歐置身世外的立場，而認同歐洲。

瑞典大選每三年舉行一次，目前的四黨聯合政府力量仍不够堅強，如何穩定地走到一九九四年，尚需要執政者政治智慧的高度發揮。

airiti

*

*

*